



近八成受访者选专业时曾感到迷茫,对个人喜好和专业不了解是主要原因——

近八成受访青年选专业最看重就业前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见习记者 罗希
实习生 杨紫琳

怀揣着成为一名化学教师的梦想,福建一所高校的夏范范在选专业时,毅然选择了化学专业。被化学专业“圈粉”,是因为夏范范初中时在学校开设的化学实践课上感受到了自然科学的魅力。在大学里,她也总是能发现化学的美妙之处。“化学就像一种神奇的‘魔法’,当我看到经过8天努力合成的电池能够在电路上正常运行,看到原本只在售卖柜中见到的口红、护手霜被自己制作出来时,总会产生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

当年在志愿专业中填下“机电工程”的陈成辉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后的自己会在云贵高原上挖坑、布线、拌水泥、安天线,建起小型射电望远镜阵,搜寻来自宇宙的微弱信号。高中刚毕业时的陈成辉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了“应该不愁就业”的工科类专业。进入大学后,丰富的涉猎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所在,跨专业考了天文技术与方法专业研究生。如今他正在这一领域读博:“我学到的专业技能,比我的专业名字更重要。”

随着各省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陆续公布,许多高考生迎来专业选择必答题。中国青年报·中青报媒面向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及职场新人发起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专业选择考量和在大学里的专业学习体验,共回收来自162所高校学生或毕业生填写的有效问卷2048份。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专业时,就业情况(79.79%)是受访者认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还有专业的未来发展(72.66%)、个人的兴趣和特长(70.61%)等。

就业、个人兴趣、国家社会需求等是选专业主要考量因素

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的李妍纯惠用“手足无措”形容自己填报志愿的场景。在她看来,刚从高中机械的学习生活中脱离出来,自己缺少对未来的清晰规划,对各个专业的了解也十分局限和单薄,“再加上自身信息搜集的能力较差,身边没有可供参考的例子,我只能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考量各专业的发展前景。”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57.18%受访者在选专业时比较迷茫,22.36%受访者感到非常迷茫,20.46%受访者没有感到过迷茫。对自己的喜好和特长不明确(65.77%)、对专业了解有限(55.42%)是主要原因。

在陈成辉看来,高中阶段能涉猎课外领域的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对各个专业、行业的了解有限,甚至抱有刻板印象是很正常的,对于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进行判断,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但陈成辉觉得专业选择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在20岁左右的年纪,有很多调整和试错的机会。

曾经有明确目标的林子轩,读大学后想法慢慢发生了转变。因为被一部影视剧中的律师风采所折服,他毫不犹豫地在一志愿里填了“法律”,在同一学校的第二志愿里写下了“新闻”。被新闻专业录取后,他在大二辅修了法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些悬殊。”法律学习需要掌握很多繁杂、枯燥的法条,尽管理解要成为出色的律师,这些学习必不可少,但林子轩很快发现,影视剧赋予角色的光环给他蒙上了滤镜,而他并不适合学法,反而需要接触很多新鲜事物、和人打交道的新闻传播专业,很适合他的性格。

调查结果显示,在选择专业时,受访者主要考量个人兴趣(55.96%)、国家及社会需求(41.55%)。除了吸取亲友建议外(47.90%),网络也是受访者查询或咨询专业选择建议的重要渠道之一(33.79%)。

综合考虑了自身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方向,刘志成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和生物科学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在网络上搜寻很多资料后,刘志成对“能与生物打交道”的专业兴趣愈发浓厚:“最终,我与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结下了缘分。”

“因为高考成绩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决定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在确定了可能会被录取的学校之后,李妍纯惠便“集中火力”,在专业选择上下起了功夫。“先通过学校的官网和相关App,搜索各个专业的实力、就业前景,再综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爱好,缩小选择范围。”左右斟酌后,英语专业和广播电视学专业进入了“决赛圈”,最终她如愿被安庆师范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录取。

专业选择并非“一锤子买卖”

大学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让刘志成对生物科学专业的态度从感兴趣变成了热爱。

“大一下学期,我加入了一个生命科学竞赛团队,主要做玉米抗病基因研究。历时一年多,我们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他看来,在选择专业的诸多参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兴趣。“我所在的生物类创新实验班就是由一群对农业有着浓厚兴趣的同学自主申请而组建的,几乎每一名同学都参加了科学研究或是创业实践项目。”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10.94%受访者对自己的专业非常满意,25.83%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47.17%受访者认为相对可以,13.48%受访者不太满意,认为专业不是自己向往的,2.59%表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去年从河南一所高校毕业的震宇选择了跨考心仪的金融学硕士。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为了使分数利用最大化,他不得不在专业选择上妥协。虽然被顺利录取,但他发现自己对“千辛万苦”选择的专业始终提不起兴趣,相比之下,震宇对经济学知识更感兴趣,他享受参与经济活动、理解市场背后蕴含的规律的过程。“当你意识到世界的运作原理并不复杂时,你会感到非常成就感。”这坚定了震宇跨专业考研的决心。他从大二开始着手准备,收集金融学的书单和必修课程清单,考取技能证书,还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

即使是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也会有挫败的时候。第一次考研失利后,震宇萌生了放弃学习金融学的想法。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无法从这个专业中抽离出来,“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现象,我只是想买一根雪糕,但是脑海里闪过的全是通货膨胀的名词解释,思考到底是不是应该加息还是减息”。金融学专业已经融入了震宇的生活,他最终还是调整好了心态,投入到“二战”复习。“二战”上岸后,震宇马不停蹄地开始在证券公司实习,每天可以和金融实务打交道,他十分开心。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在对自己所学专业兴趣不足时,25.84%受访者会寻求转专业的机会,24.92%受访者会自学、多去听感兴趣的课,29.18%受访者通过参与课外培训提升在感兴趣方向的能力,31.61%受访者会尝试跨专业考研,28.57%受访者会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寻找实习机会,35.56%受访者会瞄准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了解就业需求并尽可能为之努力,46.81%受访者选择走一步看一步。

真正就读了机电工程专业后,陈成辉发现这并不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方向,但

本着“学到的技能最为实用”的初衷,他对课程的学习很用心。让他感到兴奋的是,“大学是一个不需要付出很多成本就能安心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利用这个黄金时期,他“疯狂”吸收自己感兴趣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一个偶然的契机,一名朋友向他演示了如何用电脑与软件,配合无线电设备接收无线电电信号,并显示对应的频谱图像,这让他产生了十足的兴趣。很快,他自学考取了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书,并办理了业余无线电台执照。在研究相关设备时,他发现无线电相关设备和射电望远镜也有关联。对此如痴如醉、钻研入迷的陈成辉经过一番探索和思考,决定转为学习天文技术。陈成辉觉得,即便发现专业和自己的喜好不符也不用灰心,学好基础学科和专业技能,课余时间多去涉猎不同的方向,即便暂时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也可以为找工作做准备,并更有机会转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师兄师姐建议:既要剖析自己,也要了解社会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帮助高中毕业生更好地选择专业,高校可以多推出专业及就业方向的介绍(65.38%);提升中小学阶段的综合素质教育,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认识社会(62.06%);在高考后推出面向毕业生的志愿填报辅导(56.15%);等等。

李妍纯惠觉得,志愿填报是人生的重要节点,需要高校、家庭及社会多方合力。各个中学可以邀请读大学和毕业的校友回校做经验分享,大学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为新生提供更多专业信息以及填报志愿的建议。“bilibili有‘我的志愿’栏目,抖音也会推出高校直播,高校的教授和学长学姐平时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多进行科普。”

不过,受访者也建议准大学生对网络平台信息保持谨慎。70.65%受访者认为社交网络平台信息混杂,多看的同时需要有自己的判断;59.42%受访者认为网上建议很少考虑个人特质,还需要结合自身情况;47.07%受访者认为其提供了较多有用信息;36.23%受访者认为有些信息有误导性,需要谨慎对待。

陈成辉觉得,一些专业介绍带着介绍者的“有色眼镜”,不管是讲述专业情况、就业前景,还是“避坑”指南,都有可能较为偏颇。他建议正在选专业的准大学生,除了专

业介绍,不如也多看看某个行业的行业故事、行业人士故事等,更丰富立体地了解行业。

复盘自己填报志愿的经历,李妍纯惠认为切忌因碎片化的信息走进认知的误区。“尤其是在高考填报志愿大热点环境下,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更考验新生家庭的信息辨识能力。不要因为‘热门’或‘冷门’的刻板印象,盲从或武断地排除一些专业。需要多看、多听,搜集可靠充足的信息,为决策建立基础。”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78.32%受访者建议选专业先评估自己的喜好和优劣势;70.90%受访者认为需要对意向专业的就业方向进行充分了解;58.79%受访者建议多向行业人士咨询专业现状和前景;等等。

“除了兴趣外,还要考虑专业与自己的适配度。”刘志成建议,可以在院校的官网上下载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发展计划,“可以反问自己是否愿意喜欢这些课程,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未来的人生规划是否符合。为了避免在选择过程中过于理想化,还可以多向身边的学长学姐询问经验”,曾喜欢的专业奋不顾身的震宇也持同样的观点,“除了要注重兴趣,对职业有长远的考量,专业的就业前景、考研难度以及目标院校的保研比例等也要看清楚。”震宇也希望正在填报志愿的学弟学妹不要太过于焦虑,要明白在任何学校、任何专业里,都需要持续努力,不会一劳永逸。

林子轩建议学弟学妹在自我剖析的同时,也要更多地了解社会、制定职业规划。“尽可能去了解国家、社会需求,以及目标专业的就业情况等。如果高中阶段没有特别的了解途径,那么就要在大学阶段多去实习、多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甚至也要尝试和自己专业不同的行业。”而现在,他即将到一家券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实习,开启全新的尝试。

选择了个人志愿与国家发展方向同频共振的专业,刘志成对扎根农业这片土壤的决心更加坚定。“希望能从事植物和作物领域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生物学和农业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刘志成提到,他会积极鼓励身边的学弟学妹报考自己所在的专业,“现在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农科类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欢迎感兴趣的同学来到农业院校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夏范范、陈成辉、震宇、林子轩为化名。)

专业没有“冷门”与“热门”,国家需要就是一生志趣——

殷鸿福院士:坐热“冷板凳”,淬炼“金钉子”

□ 张子航 吴仁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那时选择升学志愿也有‘热门’与‘冷门’之分。”热门“是指所谓‘个人出路’大的,如工程等;‘冷门’是指‘个人出路’小的,如师范、文法、地质等,而且觉得功课好的应读‘热门’,功课差的应读‘冷门’……”自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启幕后以来,如何选专业填报志愿,至今仍是热点话题。时光回溯至1953年5月26日,这是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大一学生殷鸿福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下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说法”。

填报志愿时,许多同龄人不理解,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高考成绩优异的殷鸿福,明明可以读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等“热门”专业,却执意选择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矿产勘探。

从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启幕后以来,“跑两步就喘”的文弱书生,到耄耋之年依然穿梭在高山峡谷,进行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家;从北京地质学院的首席新生,成长为攻克地质古生物学“卡脖子”难题的中科院院士,殷鸿福用70年时间,诠释了他的人生选择——“以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感到自豪和幸福”。

他从青年时代立下志向,用70年奋斗,为祖国地质事业在全球地质史上钉上了一颗“金钉子”,也把自己的人生打磨成了一颗金钉子。

回忆起18岁那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得更好》一文,而今88岁的殷鸿福感慨,“面对‘卡脖子’,当今时代尤为呼唤‘钉钉子’精神,锚定一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

空一半的中国矿产分布图,让他决心填报“最苦的专业”

1952年,殷鸿福从上海育才中学毕业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彼时,在大多数同学眼中,学习这些“热门”专业是实现个人抱负的不二选择。

殷鸿福在中学时期就是班里的“尖子生”,又担任班里的团支部分委员。1952年8月,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按当时的成绩,他可以“稳上”清华大学或交通大学的热门专业。

然而,年少的殷鸿福有自己的考量。其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矿产资源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地质工作搞不好,

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国内急需大量地质人才,投身矿产资源勘探。1950年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专门为留苏学习地质专业的中国学生题字“开发矿业”。

以石油为例,还笼罩在西方学者“中国贫油论”阴云中的中国大地,甚至有“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说法。

情势的急迫从一个经典电影镜头中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王进喜作为工业战线代表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长安街上的公共汽车都因为缺油背上了煤气包,这个后来以“铁人”闻名的汉子,蹲在路边直掉泪。

1952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一批来自国内地质领域的顶级专家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走出,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建设起新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体系。

“为祖国找矿”的号召,在年轻的殷鸿福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兄弟三人中平日里“最听话”的殷鸿福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越是苦的,越是国家需要的专业,我就要报”。

他把艰苦专业和个人兴趣做了结合——选中地质矿产与勘探专业,最终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了彼时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

大学时代是人生记忆中美好的时光

1952年秋天的开学典礼上,时任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动情地讲道:“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

如今回首那段如火的岁月,已是耄耋之年的殷鸿福满怀深情,“那是人生记忆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彼时,虽然教学条件有限,但每位老师都很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

有一次,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老师杨遵仪在讲授一种名为“石炭”的化石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石形态,索性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双手舞动,模仿燕子展翅的动作,还打趣地说道:“看!这就是燕子的样子。”霎时间全场大笑。

此外,讲授地质学的王鸿志教授和讲授矿物学的崇文教授,都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选中科院院士。当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些老师的来历,只觉得他们的课堂生动有趣,十分硬核。

在当时班上的30名同学中,殷鸿福多

数考试都在前三名。其中,大三上学期王鸿祯教授讲授的地质历史学课程逻辑尤为清晰,“很合胃口”,殷鸿福最终也取得了甲等的成绩。

由于新中国急需矿产资源,系里安排的专业课程主要围绕“矿产”和“勘探”两个方向来设置,大多数课程与地质学和勘探工程有关。大二划分专业时,又分成了不同小方向,其中,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是“肉眼可见”的苦和脏。殷鸿福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

除了课堂学习,“跑西山”也是地质学院师生的日常活动。每到星期天,殷鸿福便和同学们早早起床,背起地质包,装上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带着一天的口粮,徒步爬到20公里外的红庙岭和鹭峰,进行野外考察。从学校到西山没有公交车,习惯了上海百米左右就有一个车站的殷鸿福,着实吃了不小的苦头。一来一回常常要步行四五个小时,脚都磨出了血泡,爬到半山腰便汗流浹背……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大学时期“跑西山”的经历,殷鸿福依然认为,这是对自己身体素质和精神品格的宝贵磨炼。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深山里有无尽的矿产”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矿产……”

国家向年轻的学子们发出号召,“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的宝藏”。校园广播里常常循环播放的这曲充满豪迈诗意的呼唤,仿佛与一股理想主义的空气交织,回荡在每一个地质学子的心头。

据统计,仅1952至1966年的14年间,北京地质学院就有数以万计的本科生、研究生,怀揣着“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原矿野外,奋战在地质工作一线,被誉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1955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大西北传来——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发现了“镜铁山”矿,宣告着我国结束了“西北无铁矿”的历史。然而,铁矿被发现后,找到炼铁的燃料——煤,成为当务之急。

1956年5月,还未大学毕业的殷鸿福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主动响应号召,暂时中断毕业论文的写作,调到西北地质局寻找煤矿。

殷鸿福被分派到“公婆泉”工作——这里位于新疆,甘肃和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滩上,当时是一个大漠横亘、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由于缺少地理标识,又没有卫星定位技术,殷鸿福和队员们只能凭借一张纸质

地图,判断自己在茫茫大漠中的大致位置,一不小心便会走出国界。

队员们已经发掘的小煤矿为中心,找岩石、画路经,不断扩大搜寻范围。由于当时的地质填图(一种矿产勘探的基本工作方法,按照一定比例尺,将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填绘在底图上,构成地质图——记者注)需要依靠计步器来测量距离,方圆几十公里的大漠,只能靠队员们一步步一个脚印丈量。

直到如今,“白云环绕着祁连山”的旋律,依然深深镌刻在殷鸿福的脑海中,“搞地质的人,野外是第一实验室”成为他70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

1985年,为寻找确定地层年代的“金钉子”,50岁的殷鸿福带病攀登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造成膝盖骨折粉身碎骨骨折,然而,仅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休养,他又重新奔波在地质科考的路上。

现在,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野外科考、野外生存依然是地质学专业新生的必修课。如何在野外生火、找吃的,是00后大学生们入学后必须掌握的第一项技能。

“野外考察那么苦,殷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大四学生孙家准,还记得4年前的新生第一课上,殷鸿福对同学们的谆谆嘱托:“野外很苦,但想想祖国的需要,想想自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方能苦中作乐,化苦为乐。”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钉钉子”精神

在导师杨遵仪的指导下,殷鸿福将地质古生物学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志趣。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殷鸿福选择留校任教,站上三尺讲台的同时,带领学生奔波在崇山峻岭间,寻找上古遗迹。

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一口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

在美国的两年间,殷鸿福发表了6篇SCI论文,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内外教育和科研水平的差距。

殷鸿福注意到,当时美国的生物教材,已经重点关注于细胞、分子和DNA,而国内却依然停留在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在殷鸿福深耕多年的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国外也涌现出大量的新知识、新视野,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些新知识带回来。

殷鸿福即将回国之际,美国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于国内数千倍的待遇,极力挽留他。

那时,殷鸿福在国内的全部收入是每

月65元的工资,而纽约一罐可口可乐的售价是六角5分美金。按当时的汇率,国内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只够买国外的10罐可乐,但他毅然回国。

回国后的20年,殷鸿福仿佛开启科研之路的爆发阶段,也为中国地质学领域迎来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

“金钉子”是划分全球地层年代的世界统一标尺。因其数量稀少,界定标准严苛,对全球地质学研究意义重大,一度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竞争的焦点。国内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被国际上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地质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之一。

面对这座全球性的学术高峰,各国科学家都在暗中角力,以争取在本国国土上标注更多的“金钉子”为荣。

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陆续确定了数十颗“金钉子”,可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中国,一颗也没有。

1986年,殷鸿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加拿大地质学家Tozer当庭交锋,根据实地考察推翻了国际上近百年来沿袭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长兴煤山剖面作为一颗“金钉子”。

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煤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殷鸿福院士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3颗“金钉子”之一留在了中国。

现在,全球正式确立的“金钉子”有78颗。其中,中国占据11颗,成为全世界“金钉子”最多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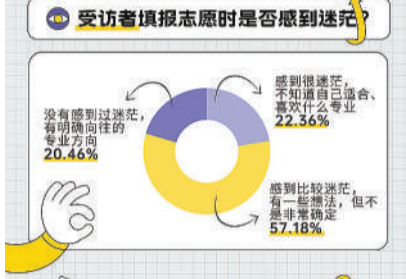
70年与祖国共进,不断征服世界地质学研究的高山险滩,在殷鸿福看来,今天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很多压力重重的“卡脖子”问题,但是自己的青年时代国家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更多更重,连火柴盒都要冠名一个“洋”字。

面对“卡脖子”相关的时代之问,殷鸿福院士用“钉钉子”精神作出回答。“每一位院士之所以成为院士,就是在不断突破国家‘卡脖子’工程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都离不开锚定一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的‘钉钉子’精神。”

回望自己从大学时代开始的火热岁月,殷鸿福深切寄语当代青年,“人才二字,首先成‘人’,其次成‘才’”。

他说,成“人”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成“才”则要有独立思考 and 批判精神。面对人生选择时,要把个人兴趣和需要结合起来,坐热寒窗十年的“冷板凳”,方能淬炼成人生的“金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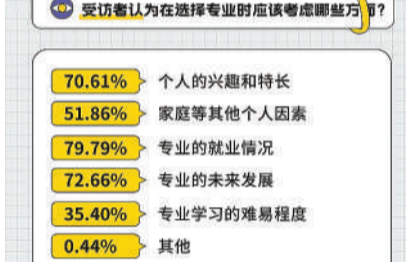
微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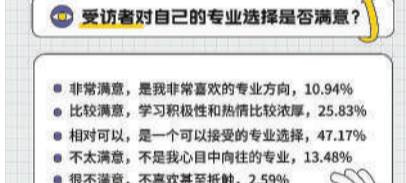
受访者填报志愿时是否感到迷茫?



受访者认为在选择专业时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受访者对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否满意?



对所选专业的专业不满意或兴趣不足,受访者会怎样?



受访者如何看待社交网络中的建议信息?



对于即将选择专业方向的准大学生,受访者有哪些建议?



对于帮助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受访者有哪些建议?

